

長篇武俠小說

4

伏虎羣雄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

鄒雅明著

伏虎羣雄

四集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武俠長篇
技擊小說

伏虎羣雄

第四集

郝雅明著

六 設計擒敵黃夜翦凶僧

飛天龍黃霸，司馬英，等到二更過了，換了夜行衣靠，背插鋼刀，開了窗子，躍上窗櫺，兩腳一蹬，凌空而起，兩手一舉，抓住兩根屋簷的椽子，趁勢使個悟空筋斗，兩腳往上一翻，兩手一脫，等到兩腳，踏着屋瓦，上半截的身子，已經豎了起來，向着四周一望，不見什麼異動，但見東北方面，約有二里多的距離，聳着許多富麗的大廈，在一派燈光中，顯出連雲梯比的稠密，獨立雞羣的壯麗！司馬英感慨着道：「帝王的宮殿，多麼的絢麗，並不身入其境，已經心曠神怡，做了帝王，三十六宮，七十二妃，真的人間天上！」黃霸道：「知足長樂，奸王因了不知足，才鬧出事來。走！」兩人一前一後，洒步奔去，奔完民房，竄入皇宮的中部，龐大的宮殿，美麗的園地，看到的是太監，往來的走着。宛如嫦娥的妃子，擺着柳腰，款步走着，點綴其間。扼守宮門，站立殿前，可以看到衣甲鮮明，執着刀槍的御林軍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十分威嚴。黃霸竄屋越脊，找尋雍正，一時無法發見，祇得

順着殿宇，慢慢的找去，不覺走到一座御花園，瞧見下面，樓臺亭閣，亂綴其間，羣卉爭放，綠葉成蔭，一座曲橋，有一個太監，掌燈而來，預先竄下，伏在花架的後面，等到太監行近，仆的竄上，撲的一聲，吹滅燈火，抽下鋼刀，嚇禁聲張：「不要害怕，萬歲在那裏？」那個太監，見了暴徒，握着雪亮的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退了兩步，回身就逃。黃霸奔上，一把抓。說道：「我不殺你，何必奔逃？快說！」太監抖抖瑟瑟道：「在萬壽宮宴樂。」黃霸忙道：「怎樣的去？」太監想說，却又不敢，吱吱唔唔。問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要見萬歲幹嗎？」黃霸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：「協和親王，派我到來，有軍機要事，必需當面洽商。」太監心存不善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領你去。」黃霸何等機警，把刀架在他的頸上。怒道：「快說！不要你領。」太監無法脫身，只得說道：「你順着九曲橋，往北走去，出了御園，路分左右，左邊通到廣寒宮，右邊通到玉宇宮，兩宮之間，有一條夾道，非常寬闊，能够通到萬壽宮。」黃霸行事要緊，諒他不致騙我，便在百寶袋，掏出一條繩子，綁了一個結實，嘴裏塞着布屑，丟在花架的側首，向着司馬英，招手示意。司馬英仆的竄下，兩條黑影，非常神速，奔上九曲橋，無心瀏覽，月下美景，迎面又有一個太監，掌燈走上橋來，兩人恐被發見，立即止步，黃霸向左，司馬英向右，潛伏橋下。聽得那個太監，漸漸的走近。咕囔着道：「好像瞧見兩個黑影

，閃爍的奔來，怎麼一忽兒沒有了？……大概宿覺未醒，多分是眼花了！這又不曾，多分是永和，壽年，兩個太監，瞧見我來了，忙把宮燈熄滅，躲在黑暗的地方，企圖嚇我一下，我又不怕！」

司馬英聽得腳聲已遠，首先翻上橋面，黃霸也翻了上來，繼續向前疾進，到了九曲橋的出口處，向着左右，留神一瞧，靜悄悄不見人影，高聳雕屋的黑影，斜躺在地上，屋前的老樹，高可參天，黑影橫地，風聲乍起，梢枝顫動，織成月光下的地上，斑斑駁駁，別有一種幽閒的靜境，黃霸向前幾竄，到了一株樹下，連忙兩腳一蹬，凌空二丈，攀了一枝，再在樹幹上，用力的一點時，嘯的一聲，成了一個飛燕掠水的解數，竄到距離尋丈的一所屋子上，回頭看他時，也接踵而至，搬開大步，直向北首撲去，奔不多遠，聽得絲竹的樂聲，驟然而起，非常悅耳，兩人暗暗喜悅，忙不迭的，奔到那邊，從側首窗口，望到金碧輝煌的宮殿上，燈燭照耀，宛如白晝之下，瞧見昏君雍正，坐在一張長方形的檯旁椅上，台上滿放山珍海味的佳餚，左右兩側，陪坐兩個貌勝於花的妃子，一邊慢慢的飲酒，一邊嘻開了嘴，瞧着前面二十四個宮女，用着彩帶，在柔若無骨，矯捷的身手之下，舞着霓裳舞踏。司馬英見了，心中大快，一曠眼福。但是黃霸見了，心中愠怒，暗罵暴君，不忍再睹，取出鏢信，右手一揚，照定長台，嘯的一聲打去。雍正也會幾路拳腳，覺得眼前一亮，知道不好，在吃驚中，就見鏢信

，已經入木三分。便喊：「刺客！有刺客！」正在舞蹈的宮女，嚇得玉容失色，頓時東逃西避。扼守宮門的二十個御林軍聽得有變，一齊擁奔進去，並不瞧見，有什麼刺客，一個領班的。問道：「萬歲！刺客在那裏？」雍正驚魂才定，看了一下鏢信，一瞥的目光，便投射到側邊的窗口，瞧辨了一下，遂移轉臉，右手一指窗子，向着他們說道：「刺客從那窗口，打來一鏢，諒必潛伏那邊，可分一半，前去搜捕，一半人數，在此保駕。」十個御林軍，粗通武功，一個個躍上窗櫺，進行兜抄的工作，鬧了一回，不見一個人影，祇得下屋覆命。雍正點頭作答，在驚奇的成分中，拔起一支鋼鏢，把那書信拆開。但見寫道：「蘇德光屯兵垞里，勾結羣僚，久有反意，若不早除，必有後患。」不看猶可，一看了時，想起潘蘇，金殿爭端，深為不解起來。因此想道：「照這鏢信，雖然不具姓名，一看便知，是潘謀才幹的。蘇德光說他屯兵垞里，現在信上，成了一個反訴，因何金殿不奏，要用鏢信威脅，顯有失當之處，等到張超覆命，再治他應得之罪。」

蘇德光到了晚上，吩咐蔣智生，鄭劍泉，范仲俠，吳松華，四個鏢師，獄中提出胡雄，蠟飛，隱藏密室，再到獄中潛伏，敵人來時，立即逮捕。」四人領命，到了獄所，獄卒問道：「四位爺們，要提那個人犯？」范仲俠打趣道：「因你寂寞，特來陪坐。」獄卒笑道：「那麼請坐，我去倒茶。」吳

松華忙道：「和你鬧玩。」蔣智生道：「獄中臭味難聞，何不換了獄卒的衣服，勝比潛伏多哩！」鄭劍泉笑道：「此計甚妙，敵人來時，出他不料，進行狙擊，必然有濟。」獄卒笑道：「最好沒有，我便下班，睡覺去了，典獄查問，不干我事。」蔣智生道：「當然，去喚三個來。」獄卒揮手一呼，便來多個獄卒。鄭劍泉擇了四個老弱的，叫他們脫下號衣。蔣智生四人，立即穿在身上，在獄門口踱步，等候敵人劫獄。

南霸天岳良，蓄意要救胡雄，燈飛，稟明奸王，邀了法通和尚，鐵頭陀，到兵部衙門劫獄。岳良已經熟路，到了那邊屋上，但見內外一片黑暗，不知牢獄在什麼地方，正在遲疑的時候，隱約聽得下面，有幾個人的聲音，不去察辨他們，說些什麼。悄悄地回頭道：「你倆這兒一站，我去抓兩個來。」鐵頭陀道：「你不是說，昨夜劫獄，在甬道壁燈的一間嗎？」岳良道：「房屋衆多，一時難以辨認，那個地方，不會進去，是否確實，再抓一間便知。」說畢，蹣到廳廊的簷口，仆的竄身下去，就有四個漢子，搶步奔上，各揮兵刃便砍。一個怒道：「殺不怕的惡徒，你再敢來逞能？這一回子，休想逃回去了。」四對一，圍在核心，狠命的惡鬥。岳良全不放在心上，展開一路刀法，掄得霍霍有聲。四個漢子，休想能够挨身。法通和尚，生性暴躁，聽了殺聲，兩手發瘡，仆的竄下，使開一柄禪杖，

第一下的解數，就是大鵬展翅，接着一下披荆斬棘的勢子，在一個滑步的姿勢中，變換杖法，又成了一下雷鉞劈木的式子，呼的一下，在夾背盤頭的姿勢中，向着一個漢子，猛力的蓋擊下去，手快力沉，就見他喊聲啊呀，擊在左肩上，栽倒地上，口吐鮮血，爬不起來。法通和尚又見一個漢子搶步一刀劈來，就把禪杖收回，使個合盤手，兩手一起，噠的一響，直把砍來的刀，宕激開去，迫使漢子，倒退兩步，知他不會甘休，預先使個仙人坐洞的式子，把那禪杖，向着右側一衝，中段斜擱右肩上，右手握着杖尾，左手握前，距離尺餘，成了兩臂絞勢，身子一沉，右腳向右一躺時，果然又見那漢子，使個莊家劈柴的猛勢，奔砍過來，豈肯讓他逼近，急忙右腿一收，趁勢凌空而起，在使個半旋月的式子中，呼的一聲，那一柄禪杖，向着敵人的左肩脅部，橫掃過去。那個漢子，眼見來勢兇猛，不敢力敵，在收回刀子中，使了一個躺步的跌勢，身子往下一沉，和尚的禪杖，就飛過頂門，暗呼好險，趁這隙間，急忙收回右腿，使個衝步，刀尖向着和尚的前心猛擲。法通和尚向着橫邊，衝前一步，避過敵人的突擊，又使一個半旋月，在身子一扭中，禪杖的頭，便向漢子的背部，猛力點去時，喊一聲着，就見漢子，合撲倒地，就勢往下一蓋，便聽一聲慘呼，頓時嗚呼哀哉了。這時岳良，已把兩個頑敵擒住，兩手各抓一個，依然竄到屋上。問道：「牢獄在那裏？快些實說。」一個瘦長漢子。說道：「

衙門的左邊，一條弄內，便是牢獄。」岳良忙道：「胡說！分明在甬道的尾部，燃着壁燈的一間。」另一個胖碩的漢子。忙道：「那邊是鑠師的寢室。」鐵頭陀道：「你的話可確？不謊說嗎？」胖碩漢子道：「你要不信，可以領去，以昭信實。」岳良道：「我們兩個夥伴，兵部把他怎樣？可在那邊獄中？」瘦長漢子道：「審詢兩堂，依然關在獄中。」岳良便把兩人的衣服，剝了下來。才道：「留你倆不得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人的頭顱，在刀光一起，左右的兩擺，便身首異處了。這時法通和尚，已到屋上，見了問道：「要它幹嗎？」岳良忙不迭的穿上。答道：「你快穿上，跟我刼獄去，等一回，自然知道，仍煩鐵頭陀，在獄屋上巡風。」法通和尚無奈，只得把武士的衣服穿上，一行三人，仆仆仆的，折回歸途，約摸奔了四五丈的遠近，驟然發見一條黑影，在眼前一閃，連忙伏在屋上，仔細看時，早已斂跡，仗着藝高胆大，管他媽的，繼續奔去，到了那邊，果然有一盞燈籠挂着，上面橫懸一塊長方形的木匾，寫着「北京第一牢獄」。六個黑漆斗大的字。有兩個獄卒，站在門邊。岳良，法通和尚，避免從屋上竄下，恐被獄卒瞧見，就悄悄地奔前一箭之遠，這才仆仆的，躍到地上，挺胸昂步走去。

蔣智生瞧見兩個漢子，一時燈光昏糊，辨別不清面目，大踏步的走來。便喊：「那一個？」岳良

走上客道：「是我！大人有令，提出胡雄，蠅飛，漏夜審詢。」蔣智生不僅詫異，鄭劍泉也奇異起來，等到岳良近來，炯炯的目光，在一辨之下，非但並不熟識，並且辨出是敵人的偽裝，頓時神情緊張，分着左右，閃在一邊。蔣智生道：「既然提審，請到裏面，椅上坐下，禁卒自會提出。」岳良見已得逞，心中暗喜。法通和尚，敬服劫獄的巧妙，並不畏縮，走進獄門的當兒，蔣智生向着鄭劍泉，丟個眼色的暗示，直取岳良，把他的兩臂，牢牢的握住，向着背後，猛力的一絞時，喊聲快來。范仲俠忙去協助蔣智生。鄭劍泉也把法通和尚擒住，吳松華奔到，取出繩索，綁個結實。岳良在吃驚中，用着腕力掙扎，便見范仲俠奔到，立即使個連環瑣子腿，把他踢倒地上，乘勢往前，急奔兩步，猛力一掙，頓時捨脫，一同身時，蔣智生呼的一刀，已經砍到，也忙抽下兵刃，立即廝殺起來，在提縱法中，還想解救法通。范仲俠着了一腿，一躍而起，心中惱怒，抽刀殺去。法通和尚的武功，也到了上乘，若說用繩縛束，只要運用八九玄功，可以掙斷，這時因為擒住，敵人若是一刀，豈非白送性命，所以非常識相，並不言然掙扎，等候機會。岳良覺得四個獄卒，竟然如此厲害，自己覺得慚愧，在一惱之下，展開扑刀，瘋狂的進擊，果然厲害，便把他倆，殺得不濟。鄭劍泉手起一刀，殺了法通和尚，上去助戰。喊道：「惡徒！你自恃驕勇，屢次進行偷襲，這一回子，不放你逃了。」吳松華揮刀，也

上去助手。岳良瞧見損了和尚，氣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一步步的，向着裏面退走。喊道：「三弟！四弟！你倆在那裏？岳良特來救你，速作準備才好。」不料連喊數聲，不聽激起回答，心中又氣又急。蔣智生喊道：「你這惡徒，原來就叫岳良，怪不道如此猖獗，實對你說，胡雄，楊飛，已經殺了。」岳良不聽猶可，一聽了時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在疑惑不決的成分中，祇得拚殺出去。

鐵頭陀在屋面上，聽得喊聲陡起，料想牢獄裏面，沒有什麼能手，所以篤定泰山，好了一回，殺聲依然不息，知道獄內，預設埋伏，這才竄下，奔進獄門，就見法通，死在地上，吃驚不小，連忙抽出戒刀，奔上助戰，程咬金三斧頭，果然勇猛，便把吳松華砍傷，過了幾手的威力，每下刀子的擊力，就顯得平常了。岳良有了鐵布衫功夫，前胸後背，便不會受傷，拚力殺出獄門。鐵頭陀因了武藝平常，首先逃竄，逃出弄子，仆的縱身上屋，兩腳還沒有踏實，便從橫邊，竄來一條黑影，疾如流星奔月，飛起一腿，直把鐵頭陀，攆跌下去。鄭劍泉眼明手快，便把和尚擒住。這時岳良，猛吃一驚，祇得回身撲救時，從屋上打來一宗暗器，正中肩頭，非常疼痛，知道再起廝殺，不能挽救頹勢，仆的上屋就逃。忽有一條黑影，截住去路。喊道：「岳良！往那裏逃，呂四娘候你好久了。」岳良沒有瞧清她的面貌，聽得呂四娘四字，陡吃一驚，向着橫邊就逃。歐陽芳一聲嬌喝：「犯我汎地，吃我一劍，

「岳良慌中帶窘，忙不迭的，尋路逃竄。呂四娘等，追了一程，也就止步。鄭劍泉道：「呂小姐！半夜三更，還來協助，不勝感激，請到衙門奉茶。」呂四娘道：「不必！明天再見。」說畢，便和歐陽芳，回到京都客棧去了。」蔣智生四人，押着鐵頭陀，闖進密室，吩咐加上刑具，小心看守，依然回到牢獄，以防再度進犯。岳良逃了一程，不聽後面追趕，方始驚魂稍停，站住身子，鎮定一下，仰天長嘆：「唉！想我橫行北道上，不下十有餘年，不曾遇過對手，不料逢到黃英一班惡徒，真是當前的勁敵，演成了我屢次的失敗，真好恨啊！」說到這裏，覺得左肩作痛，遂想起剛才，受了暗器的偷擊，右手一起，拔下一看，見是一支袖箭，一怒之下，折爲兩截，丟在屋上。繼而自語：「楞飛胡雄，自告奮勇，造成殺身之禍，想着當初結義的時候，我們的氣餒，盛氣凌人，不可一世，不料得這慘果，好不淒慘人也！我在王爺面前，誇下海口，料不到連損幾位弟兄，倒教我有口難說了！」他又呆怔怔的，站了一回，只得暫回王府，不敢去見王爺，潛入自己的寢室。趙勇見他來了，連忙推被坐起，問道：「二弟！可曾救出？」岳良坐在椅上，砰的一下，拍了一下桌子。怒道：「完了！氣死我也！」趙勇嚇了一跳，兩道目光，叮在他的臉上，不敢再問，知道又遭失利。岳良嘆口氣道：「如此看來，我們無能爲力，不要貪圖富貴，從早離開北京的好！」趙勇問道：「這次的挫折，又是怎樣的？」

岳良在怒氣中，把往事說出。又道：「你想，我們的勢力，愈加覺得薄弱，再要對峙下去，非但得不到王爺的信心，過去的英名，也就完了，並且王爺的偉業，在這拔劍張弩的時期，未必能够得逞，還是懸崖勒馬，退居林下的好。要不然，我們的性命，多分難保！」趙勇聽得胡雄倆殺了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淌下幾滴英雄淚來，咬着牙齒，握着拳頭，歎了口氣，說不出話來，繼而一躍下床，趕到桌旁，坐下椅子。說道：「你的話，雖然很對，不過結義的時候，誓必同生共亡，胡雄樁飛，因了爭功，這才殉難，我們理該實踐宣誓的諾言，給兩位報仇才對？但我知道，不是敵人的對手，也得請人協助，要不然，我們的顏面，完全貽光了！」岳良道：「去請那個？」趙勇道：「三河縣王氏三雄，本領高強，相交甚厚，若去請來，必然有濟。」岳良聽了，笑顏遂開，頓把消極，化爲烏有。說道：「好！那麼你明日，一早就去，限你三日回來。」趙勇答應。到了翌日，岳良謁見王爺，報告昨夜經過，並且說明去請王氏三雄。潘謀才聽了，氣得說不出話，停了半晌。才道：「你們如此無用，怎樣能够舉事？外面風聲鶴唳，都知我要謀反，真的氣死了！」岳良愧立無言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說道：「千兵可招，一將難求，我的愚意，設下一座擂台，各路英雄，聽此消息，必然前來打擂台，把上乘功夫的，留了下來，多也不要，少也不够，有了二十個，勝過十萬雄兵，不知王爺，意下如何？」潘謀

才不覺一喜：「這倒可以，待我奏明聖上，實行便了。」岳良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何必奏聞？」潘謀才道：「若不奏聞，兵部奏上一本，又是反叛的伏線，那就糟了！」岳良語塞退下。

文華殿大學士張超，騎了良駒，趕到垞里，果然發見營寨，到了營前，說明來意，便到大營，山岡安縣主將王成幹接見，說明王爺的意旨，必需立刻遵辦。王成幹不敢有違，吩咐全部兵將，拆除營寨，所有什物，搬送附近居民，扮着老百姓，逐漸混進城去，安插各個衙門，費時兩日，這天清晨，回到金殿繳旨：「垞里沒有營寨的跡象，更沒有一兵一卒的發見，顯然兵部，有意誣害，請主裁奪。」潘謀才連忙出班奏道：「兵部有欺君之罪，應該立即斬首。」蘇德光吃驚不小，急忙出班奏道：「張超是潘王爺的一黨，自有庇護的偏向，況且垞里，離此三十多里，何必費時兩天，這才起奏，分明有蹊蹺，有意蒙蔽聖上，犯了欺君之罪，理該一併拿下，發交微臣鞫訊，自會真相大白。」雍正含了怒意，向着三人，看了一眼，遂向奸王斥責：「前日晚上，差了凶手，潛入萬壽宮，遞發鏢信，如此大胆妄爲，理該立即斬首，因爲念你，先皇的遺臣，也有多年的汗馬功勞，暫時停給俸祿一年，你要不服，可把鏢信取去一看。」太監就把書信，遞給奸王。潘謀才吃驚不小，知道爲害不成功，接過一看。慌忙奏道：「這分明是兵部用的反奸計，請聖上明察，微臣雖愚，決不會做出矛盾的事來。」

雍正忙道：「胡說！今後你倆，理該和好，不必再起爭端，如果有意逆拂，不要怪我，言不在先！」兵部知道不能扳倒，含了鬱怒，退入班中。潘謀才道：「小女年已及笄，愛好武藝，要配一位夫婿，也要武功精湛，却不能得到，所以奏聞聖上，擬在大教場，設下一座擂台，比武招親，是否核准，請爲定奪。」雍正不加思索。說道：「這係你的家事，沒有涉及朝政，不需奏聞，施行便了。老百姓黃英，立即着三法司審結，起解西域，苦役三年，遂能回來。」按察院秦錫，閃身而出，說聲領旨，就見捲簾退朝。文武百官，紛紛退出朝堂。兵部蘇德光，不能扳倒奸王，暗恨暴君昏庸，瞧着潘謀才，一班奸黨，漸遠的背影，痛恨入骨，出了午朝門，坐轎回衙去了。

潘謀才一班狐羣狗黨，到了王府，內廳坐定。張超道：「秦大人！黃英這廝，和我們對抗甚烈，在起解時，必需加重枷鎖，使他行走遲滯，用着鐵棍打他，擇個冷僻地方，一刀殺了，便是你的大功。秦錫拍着胸脯。笑道：「幾幾小事，包在我的身上，揀選四個得力的解差，那就行了。」潘謀才搖着頭道：「四個解差，縱使精壯兇悍，有什麼用呢？必要畫虎不成，反類似犬的。我的宅內，選出兩個鏢師，在一路上，那個小子，就够受用了，白天不能害他，在晚上睡熟的時候，一刀殺了，比較穩妥。」秦錫笑道：「準定如此，王爺可派兩個得力的鏢師，到三法司衙門，改扮便了。」說畢，告辭。

而去。潘謀才吩咐小吏，喚到鏢師李雄，唐宏，而授機宜去了。等到張超等人去了，吩咐總管，速到大教場，築起一座擂台，多僱木工，必需當天完成。總管領命去了。潘謀才便到女兒潘翠雲的寢室，說明擺設擂台的意旨。潘翠雲很不滿意。說道：「你身居王位，已經官高爵顯，誰能及得上你？理該奉公守法，報效朝廷才對，要有一個不慎，怎樣好呢？」潘謀才道：「胡說！天下是人的天下，有德者，都可圖謀，爹爹做了皇帝，你就是公主，更加顯貴了，我的意旨，已經堅決，並且諸事齊備，就少幾個武功精湛的英雄了。」潘翠雲愀然不樂，半晌遂道：「比武招親，真的有了漢子，勝過女兒的武藝，他是販夫走卒的一流，你也把我嫁給他嗎？我可不答應。」謀才笑道：「痴孩子！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過把你號召一下，那肯真把你嫁了？我有我的手腕，你胆大放心好了。」潘翠雲不滿父親的陰謀作用，但又不能違背。提出一個疑問：「假使開台得一二日，打下台去的，不在其內，招收的好漢，不能實足湊數時，我却被人打倒，那座擂台，豈不要立即停止？你依然失了舉事的效用了？」潘謀才笑道：「我還不會全部的剖白，台主岳良，武藝卓絕，你要打倒了，當然由台主繼續下去，一個月的限期中，揀選幾十個也能够。」潘翠雲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僧道尼姑的一流，以及老叟婦女，必需懸挂一塊木牌，曉諭打擂的人知道，不准他們打擂，要不然，就失了比武招親的本質，必要受到外